

中年不免恋旧,然中年也愈发做减法。这些年大小包包处理掉不少,留下个

别,随身不布一布袋一小包,于一个布衣足够。不过轮到那两个摄影包,还是踌躇了。前几年车祸骨折养伤后,才与之了断,心下明白,余生不会再背。

第一只黑猪皮面的,方笃笃像只大面包,搁置二十余年,也没用几次,添了长焦镜头和广角镜后,嫌小了,就又买了个大的。搬家、理物,多次相见总是擦拭擦拭再次束之高阁,只因它是初见。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买下第

每次从单位走回来,看到夕阳慢慢地从城市那边落下去,看着周围回家的人群,我总是在想:我是谁?我要干什么?我干了什么?

人类总喜欢这样问自己。

黄昏,给人一个思考的时刻。云彩有时浓烈,有时清浅,有时又残阳如血。

我的人生,由无数个黄昏组成。

小时候,盼望着天黑,大人们能从田野归来,踩着夕阳,偶尔有歌声飘过旷野和村庄。随着黄霞谢幕,炊烟升起,家家户户炒菜声、打骂声、欢笑声甚至于吵架声,与牛羊咩叫、狗吠猪哼,构成一幅乡村的风景。这风景,也有愁,也有怨,也有欢,也有乐。

只有我,常常站在山边发呆。望着那远处的夕阳,我觉得天那边一定有更为精彩的东西在等我。只是,那时我尚无法翻越大山,无法解决父母愁容下面生活的艰辛。

后来,去上学,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,最怕到了周末,太阳下山的时候,同学们纷纷回家,而只有我们少数几个,徘徊在空荡荡的校园里,有些无措。前途像夕阳一样遥不可及,希望像天空一样茫远。我不知道未来会在哪里,希望会在哪里相逢。对老师与同学的依恋,往往让人在分别时,涂抹上黄昏的惆怅,不知道命运安排了什么东西,在前面等我。人生的画布,用勇气做底色。

及至当了兵,到了新疆边防,黄昏是一种责任,一种乡愁。责任让人坚守,在寒风大雪里守卫着祖国的疆土,黄昏太阳落下,长红落日圆,看山川地貌,广漠而苍凉,一种孤独深入骨髓。常常是天色渐寒,朔风劲吹,寒冷沁入军衣,带动着黄昏的乡愁,让人对故乡那个方向,仿佛有一种揪心之痛袭来。那时没有手机,交流完全靠书信,一封简短的信,也要走上一月甚至于数月,喜事变成往事,哀事成为遥远,故乡那个地方,是深深埋藏的思念。我懂风,我懂爱,我懂乡愁,渴望知道世间人事是否安然,爱过的人是否依然等待。至亲的父母,一定也在故乡的黄昏思念着我。黄昏连着月夜,月夜连着清冷,清冷连着忧伤,忧伤挨着骨头,最后,变成看不见的泪,从眼角流下。

后来考入城市,又留在城市。从此,城市的黄昏常与生活相关。城市里的人,常在黄昏返家,家也就有了黄昏时的温度。不似边防那样寒凉,也不像城市人心之间那样隔膜。偶尔出门远行,黄昏让人不想停下脚步,总幻想着更远的地方,

还有更好的风景,还有更好的人在那儿等着邂逅。往往飞机落地,列车抵达,舟船靠岸,便觉黄昏的短促。而一旦出门时长,又盼着回家。此时的黄昏,充满期待的眼神。在外安家立业,娶妻生子,他乡的城市便自带温度,黄昏此时显得温馨而绵长,此时的他乡便成故乡。天长日久,故乡的亲人渐次离去,黄昏又被抹上一层血色,让人感喟光阴的流逝,叹息人生的无常。

终于有一日,人到中年,儿子说,无论你想什么,你也回答不了那些终极的哲学问题。是啊,现实的土地上再无法生长出青春的种子,谢了顶的头颅也少了昨天的热血,想起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”的诗情,何妨接受了平凡的人生,满足于当下的生活。

黄昏染尽的风景

李骏

再见吧,摄影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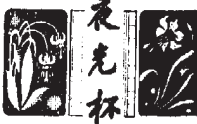
龚静

一台光学单反佳能套机后商家随机送的。那款单反套机只能算入门级吧,带一只黄圈变焦镜头(不过2003年川西行后发现问题去维修,维修阿姨却希望我卖给她,她说这款型号质量不错,厂家已停产),当时一并购买了诸如金钟三脚架、偏正镜等,这么着可以说是开启了摄影发烧之旅。于是,这只摄影包装满了三十岁前后的生命向外的眼光和热情。1990年代常用的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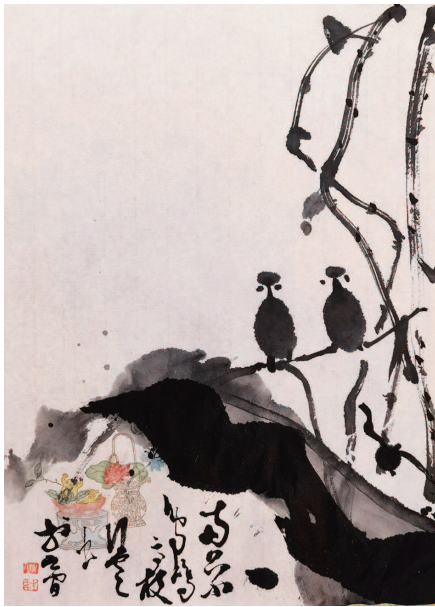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只大摄影包,黑牛皮面,长方形,可放机身兼两只镜头及其他小物,还可安置不离身的保温杯。

背着去西藏川藏山山水水,去时其未挂红灯笼没有高端民宿的古镇古村落,也在城市里转悠。记得那一年,东方明珠还在造第一个“圆球”,陆家嘴不过是一片待拆迁的房子和拆下来的瓦砾,特地背着它去那里拍照,留下城市变迁的一些印记。也是1990年代的某一年,朋友供职的杂志专职摄影师有事,她来向我讨救兵(完全友情出演)。想想彼时真是胆大,我一个菜鸟竟然也敢背着相机扛着三脚架出发了,机身、镜头两只、闪光灯和一个三脚架,放在壮汉身上也费劲吧,何况还得沿南京西路步行,分次入几家商店,立脚架,装机,拍摄,如今思之仿佛看到当年傻里傻气的自己。大概是某种生命热力的洋溢吧,时间和生命力刚好相遇。

和摄影包在一起的时光总是充满了傻气的活力。回到第一只黑猪皮,与之深切连接的是1996年夏天的浙西皖南行。和家人一起去千岛湖,到了千岛湖淳安县发现有船可沿新安江行至徽州深渡,票价10元,到深渡5元车资一小时即可达歙县县城。在歙县逗留几日,又顺路可去西递宏村,然后屯溪,然后再上黄山。于是本来的千岛湖休闲游扩展成千岛湖皖南黄山行,全无预约,一切随性。一路揽胜自是不表,单说上黄山。上午到山脚下,就直接上山,大双肩包请了挑夫,摄影包爬山不敢背了,只好请家人代劳,自己剩小双肩包,手脚并用,尽管喘得心脏好似将跳出来,还是坚持抵达天都峰、鲫鱼背,最后夜宿光明顶(第二天下山也一路步行,小腿打颤差点滚下石阶,幸好一名男游客眼明手快出手拉住)。话说上山,起



夜光杯



对调有新语

(中国画) 行云

初当然兴奋拍拍拍,路遇一队香港游客,其中有位女子左右呼求“有卖菲林吗有卖菲林吗”,略微犹豫匀她两卷柯达,渐渐云山雾绕,四面白茫茫,山势陡峭,哪还敢拍照?犹忆有一段上天都峰的路特别峻峭,左云右雾,下视不见底之悬崖,唯眼前山路,说路也是没有的,不过一截一截草丛间模糊的山石,紧盯着挑夫的后脚跟,勉力手脚相跟,又刮一阵风,雨随势而下,山上买的薄薄雨披简直如纸,能把人裹走,黑猪皮包这时显出分量,背在身上若一个闪失,后果不堪设想,幸好家人还稳当,爬过这一段最险山路。

21世纪数码时代来了,相机越来越小,不必胶卷冲印,方便不少,也不必摄影包“重重”相随了,再后来身体越来越不适应重重的相机,光学单反和那些镜头们齐齐收在干燥箱里,留了几卷黑白胶卷留个念想,发烧的热情随着身体的不适浓度降低,也不想再请一个沉重的数码相机反了。轻便的小相机,或者手机,趁手就好。也和观念变化有关吧,相机好坏当然要紧,还有可遇而不可求之光影的等待,以及可以学习的技术,不过摄影最要紧的还是关

注、观看,以及看的背后的心念,当然也会有一些突然降临的灵感,所以,一只傻瓜机(手机)也可以拍出好照片,好比布勒松怀揣小莱卡随时按下有味味的瞬间。记录也许才是摄影最朴素的真理。无论远方的风景还是随身的人事物,拍下来就好。拍得美固然是好的,但就算构图曝光略有缺陷,也是无妨,时空的瞬间不可复制。那一刻是镜头后面的人的体力心力眼力以及情感的融合。想起那些年在行走中拍下的许多老人,洗衣的弓背老太太,织网的门牙漏风的老太太,数着佛珠的老太太,晒梅干菜娟秀微笑着的老太太……为什么看到她们就喜欢拍下来,因为在她们面容上总叠印了已故外婆的身影。

就算不喜那种一众镜头对着一处的糖水俗套,也不喜端着“大炮筒”为自己加戏的做派,至今看到背着大摄影包的人还是颇为感佩的,因为感念一个生命肉身犹能与外在事物的热情洋溢彼此成全,何其幸运。当然,有一天不再有当年的生命热力,也是必然,“昨日再来”可以歌,却不可以现。有过,遗憾其流逝,终还得释然,毕竟,彼时此刻的当下都是生命之经过。

再见骆祥健

华剑

个月的时间,耐心指导他行走训练,在共同努力下,骆祥健终于又可以正常行走了。此外,在虹口区委、区政府的协调下,虹口高级中学的王菁、左勇明老师在他训练空隙为他补习英语和数学,为他第二年要参加的高考“添砖加瓦”,热心的志愿者们还在他训练学习之余陪伴他参观了上海科技馆,漫步外滩街头……

2013年,骆祥健考上了云南林业大学,第二年,他参加了云南省第十届残运会,获跳远、跳高两块金牌;在新浪3V3联赛三分球大赛中,他连续命中5记三分球,夺得这项全国级别比赛

西班牙影片《阿尔卡拉斯》定场镜头是绿色葱郁的树林,阳光明媚,能看见微风吹拂树叶,这里是加泰罗尼亚一个名为阿尔卡拉斯的乡村。女导演卡拉·西蒙此前曾拍过《九三年夏天》,那是一部描述她童年记忆的作品,本片有其相似的背景。她说:“我叔叔在阿尔卡拉斯种桃子,我的祖父本来也和他们一起住,但几年前他去世了。每一年圣诞和暑假我都去他们那里过。”和《九三年夏天》的自传体不同,这部电影完全是虚构的,不过,“那片土地上生长的一切,对我们家来说,都有着巨大的情感价值”。通过她的镜头,“这个地方的光线、树林、田野、人们、人们的脸、人们工作的艰辛”,栩栩如生地被展现出来。

和《九三年夏天》一样,本片开场采用孩子视角,不过,整部电影,卡拉·西蒙并没有运用单一视角,她说:“我这一次想要尝试群像和多视点。”这是一个关于农民大家庭——索莱一家的故事,有祖父、父亲、母亲和三个孩子,还有姑姑、姑父和表弟,他们在这里种植桃子。尽管他们世世代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,因为地主小平约尔要收回土地,在上面安装太阳能电池板,他们必须在夏末最后一个收成后离开。这有力显示了这部电影的主题:传统家庭式耕作方式和现代化的冲突,依恋土地和离开土地的矛盾。

卡拉·西蒙希望由非职业演员——真正的农民来扮演角色,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开拖拉机,如何采摘桃子,他们对土地怀有深情。剧组辗转许多村庄,令人不可思议的是,参加面试的居然有9000多人。最终索莱一家来自不同的村庄。

地主小平约尔的后辈打算收回土地。祖父不止一次地对大孙女马里奥娜唠叨:“战争期间,我父母把平约尔一家藏在地下室,避免他们被杀,作为报答,他们把土地给我们耕种。”可这只是口头承诺。儿子基梅责怪父亲:“要是你之前签了地契,我们现在就不会有这些麻烦。”祖父在影片中大多是沉默寡言,有时他默默坐在黑暗中;有时跑到桃树林里,抚摸树叶;有时采摘番茄、无花果送去讨好小平约尔;有时,到老年俱乐部打牌,让对方用卖地做赌注。最深情的一次,他和孩子一起唱起了歌:“爷爷有把镰刀,用来收割麦穗,然后捆成一把,最后筛出谷粒,我不为我的声音而唱,不为晴空或海风而唱,我为我的土地而唱,扎实的土壤,亲爱的土地。”

基梅是这个家的基石,能干,付出最多,个性突出,也是对土地最一往情深的人。对小平约尔收回土地后让他维护电池板,他反唇相讥;对妹妹西斯科偷偷和平平约尔在一起,他抱以老拳;对父亲罗赫略对小平约尔的乞怜,他表达愤怒;对将要失去土地和未来不确定的生活,他忍不住哭泣……卡拉·西蒙虽然对第三代也有描写,比如基梅的儿子罗杰和大女儿马里奥娜,前者听命于父亲,尽管也有自己的小秘密;后者有一点青春叛逆,但总觉得浮于表面。不过,穿插在整部电影中小女儿伊丽丝的表演,看似无关紧要,却烘托了气氛:在家庭重要变革关头,只有小孩子,还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。

这是一部纪录片式群戏电影,人物出场退场自然,段落间过渡熨帖,不显臃肿和缺失。有时我们通过人物视角观察一切,比如,基梅和平平约尔的争吵,我们通过罗赫略和马里奥娜的眼睛看到;基梅和西斯科的打架,则由罗杰的视线呈现。

在卡拉·西蒙看来,影片结局并没有直述出来,但对我们来说,却够震撼。索莱一家做着黄桃罐头,突然传来“噼噼”声,摄影机扫过每一个人惊讶的脸;再把镜头转向桃树林,推土机正铲除桃树叶;全景中,大家或站或坐注视,一脸无助,夹带愤怒;远景,孩子们仍然在奔跑,成片的树林中间,推土机的吊臂,像巨兽在四周转动,吞噬、毁坏了绿色植物……

的冠军。

2021年的10月17日,麻栗坡民族中学2013届毕业生骆祥健回到母校,用亲身经历,诠释历经磨难仍不放弃追逐梦想的别样人生,鼓励学弟学妹们勇敢追梦。

可能有人生下来就有残疾,可能有人遭遇意外而致残,但生命的意义在于它的存在,在于懂得如何让不幸的人生精彩起来,骆祥健是不幸又幸运的,他幸运地生在了一个更好的时代,幸运地碰到了很多关心爱护他的叔叔阿姨们,大家都在努力让他体会生活的美好、感受未来的希望,面对着他们无私的帮助和关怀,他的心中没有了痛苦和挣扎,没有了迷惘和失落,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飞翔的梦想。

相信,再见骆祥健的时候,他也一定有了更为精彩的人生历程。

十日谈

生命之爱

责编:王瑜明

每当看到受助人员与家人紧紧相拥、喜极而泣的画面……